

写在《杂记簿》中的诗

1

我会唱一支不凡而奇妙的歌曲，
犹如那划破心灵夜幕的晨曦；
这几页薄纸就是那歌曲的章章节节，
伴随着清风飘散在茫茫的夜空里。

我一心想把人类艰涩贫乏的语言驾驭，
为了能记下那支不凡而奇妙的歌曲，
让每一个词汇、每一个语句同时具有
叹息和欢笑、色彩和音符的全部含义。

然而，我的一切努力全都徒劳无益，
根本没有什么乐谱能记下那支歌曲。
啊，美丽的姑娘，让我握住你的双手，
也许我能轻声哼出，不过，只是为了你！

2

那飘忽疾飞的羽箭
漫无目标地掠过长空，
从来未曾认真想过
要在什么地方了其行踪。

那枯萎凋零的树叶
任凭狂风裹挟着翻腾，
没人真正能够知道
它将落入哪条沟壑之中。

那激越澎湃的波涛
驾着长风在海面奔涌，
滚滚向前永不止息，
却不知向哪个海岸猛冲。

那行将熄灭的蜡烛

还在颤抖着发出光辉，
有谁能够说得清楚
哪一支能最后泪尽成灰。

我盲目地浪迹尘世，
情况与它们大体相同：
没有想过来自何处，
也不问哪儿是行程所终。

3

激起纷繁思绪的
种种奇特闪念，
犹如猛烈的风暴，
掀动着汹涌的波澜；

郁积在心头的
千般话万种言，
恰似酝酿着的
行将喷发的火山；

各种精灵鬼怪的
狰狞的嘴脸；
透过薄纱显现出的
空蒙的景观；

绚丽斑斓的色彩，

赤橙黄绿青紫蓝，
迎着那娇艳的太阳，
汇成长虹悬碧天；

没有说出口的思绪，
毫无意义的言谈；
虽然也称之为乐曲，
却无节律供演弹；

本来不曾有过的事物，
偏要去追思和怀恋；
突如其来的欢乐，
无缘无故的哀怨；

充沛旺盛的精力
找不到宣泄的机缘；
飞跃奔腾的骏马
失去了缰绳的羁绊；

精神振奋时
那种似狂似癫；
创造激情勃发时

那种如醉如痴……

这就是我们常说的灵感！

威严庄重的声音，
能够廓清头脑的纷烦，
将黑暗赶散驱走，
使光明再次出现；

光灿的黄金辔，
有着强大无比的威力，
能把飞驰的烈马的
激越意志驯服驾驭；

光缕结成的绳索，
将思绪紧紧扎束；
高挂蓝天的骄阳，
突破万里乌云浓雾；

纤巧无匹的妙手，
将不驯的言语串连，

使之表述内心的情感，
就象把珍珠缀成项链；

和谐优美的旋律，
通过节拍和符号，
将稍纵即逝的乐音，
连接成悠扬的曲调；

锋利坚韧的凿刀，
将石料琢成雕像，
使有形的线条美，
刻划出美好的理想；

可以让思想的骏马
自由驰骋的空气，
好比看不见的引力，
将原子聚合为物体；

能够消解燥热的
湍湍洪波巨流，
让精神活力得以恢复，
恰似沙漠里的绿洲……

这就是我们常说的理智！

●

灵感和理智水火不容，
只有真正的天才人物，
才能让它们并驾齐驱，
同时把二者都制服。

4

切莫说什么情竭力已衰，
竖琴无用弃置于高台。
诗人可缺，但却永远
有诗存在。

只要波涛能够继续迎着阳光
欢跃澎湃；
只要红日能够继续为行云
披霞挂彩；

只要草馥花香、鸟语虫鸣仍然
任风卷带；
只要人间尚有春的踪迹可寻
就有诗存在！

只要科学还没有把生命之源

全部勘察；
只要海底或天空还有一个奥秘
未被揭开；

只要人类在行进途中还不能
预知未来；

只要人们还有一个不解之谜，
就有诗存在！

只要还能不使欢乐显露而在心底
深深掩埋；

只要还能纵情痛哭而又不让泪水
涌出眼外；

只要感情和理智之间的矛盾
继续为害；

只要人们还有憧憬和思念，
就有诗存在！

只要眼睛还能把注视自己的目光
折射出来；

只要嘴唇还能对别人的唉声叹息

相应启开，

只要两颗心还能够通过亲吻

融合相爱，

只要还有一个漂亮女人活在世上，

就有诗存在！

5

我是没有名字的精灵，
无法称呼的物体，
我有着旺盛的生命，
但却不受思想的束羁。

我在半空中遨游，
受阳光炙烤而抖动，
在夜幕下变得活跃，
随着雾霭浮沉不定。

我是远星垂下的流苏，
由金丝编织而成；
我是柔和、宁静的光华，
来自凌空的皓月。

我是一团火红的云霞，

在日落的西天高挂，
我是划破长空的光焰，
流星飞逝留下的尾巴。

我是山巅的积雪，
我是荒漠中的篝火，
我是海上的蓝色波涛，
我是岸边的白色飞沫。

我是诗琴奏出的乐音，
我是香堇菜的馥郁幽清，
我是坟地飘闪的鬼火，
我是盘踞废墟的青藤。

我和云雀同声歌唱，
我能发出蜜蜂的嗡响，
在夜阑更深的时候，
我把自然界的声音模仿。

我随激流轰鸣，
我伴火花嘶叫，
我借闪电发出耀眼光芒，

我在暴风雨中咆哮。

我同山峦一起欢笑，

我同野草一起低语，

我同清波一起呻吟，

我同枯叶一起哭泣。

我与炊烟命运相同，

打着盘旋飞舞升腾，

虽然有些徐缓，

但却悠然地进入天空。

我依附着金色的蛛网，

在树木枝杈之间高悬，

尽管骄阳比火还烈，

我却悠悠荡荡，自在清闲。

我在清澈的溪流之中，

追逐着赤身仙女，

同她们一起在清凉的水里，

欢快地打闹和嬉戏。

我潜入到大海的深处，
将迅捷的海神寻找，
跟着她们在珊瑚林里穿梭，
白色的珍珠在海底闪耀。

我钻进山洞和岩穴，
混迹于地神之行，
虽然那里不曾见过阳光，
我却看到了他们的宝藏。

我执意地寻觅着
往昔那不复存在的踪迹，
但却知道，就连那些王国的名字，
如今也已经没人能够记起。

我紧跟着人世的变迁，
直弄得头晕目也眩，
我的眼睛终于
把天地万物都看遍。

我了解一些地方，
在那里，我们情况不明，

在那里，许多未成形的新星
正期待着能够获得生命。

我是横贯两岸的桥梁，
架设在无底深渊之上；
我是未曾有过的长梯，
连接着人间和天堂。

我是看不见的链环，
将形体的天地
同思想的世界
紧紧地连接在一起。

总之，我就是那精灵，
那不知名的物体，
那由诗人发放出来的
幽秘芬芳的气息。

6

犹如徐徐吹来的微风，
悄悄掠过宁静的夜空，
吹干阴森战场的血迹，
撒下一片花香与和平；

美丽而温馨的奥菲利亚，
诗人笔下痛苦和柔情的象征，
失去了正常人应有的理智，
采着花、唱着歌，踽踽独行。

7

竖琴躺在大厅的黑暗角落，
也许早已被主人遗忘，
给厚厚的尘埃覆盖，
久未发出动人的声响。

如同小鸟在枝头沉沉睡去，
乐曲困在丝弦里不得欢畅，
只待纤纤玉指轻轻拨动，
有朝一日将它们尽数释放。

哎，我在想，人的聪明才智，
多少次也像这样在心底埋藏，
期望着有谁能够大喝一声：
“醒来吧，去发出你应有的光！”

8

每当我透过跳荡的
金色尘埃，
去观察那在远处消失的
蔚蓝天际，

就觉得自己可以纵身离开
这悲惨的大地，
随同金色雾霭的微粒一起
自由地飘浮，
像雾一样销声匿迹。

每当我凝视着深邃的
漆黑夜空，
看到那如同火眼一般
闪烁的群星，

就觉得自己仿佛可以飞到
它们之中，
汇入它们的光波并在烈焰里
同它们亲吻，
和它们融合相通。

在这疑湖惑海里面泛舟，
我简直无所适从；
然而，这些欲望却又清楚表明：
在我的内心深处，
还保存有某种灵性！

9

晨曦发出轻轻的叹息，
亲吻着不经意荡起的涟漪；
落日给了云团一个热吻，
把西天点染得无比绮丽；
火舌在燃烧的树干上蔓延，
为的是同另一个火舌亲昵；
就连岸边绿柳也垂下枝条，
去回报亲吻它的缓流小溪。

10

空气中那看不见的微粒，
迅疾地在四周跳动和扩散，
天空被撕裂成了缕缕金光，
大地也发出兴奋的震颤。
我听到亲吻和鼓翅的响动
汇成和谐的声浪传到耳边。
我闭起眼睛……这是怎么了？
告诉我……悄然……这是爱的闪现！

11

“我是犹如一团烈火的黑发姑娘，
我是那奔放热情的化身，
我一心想把欢乐的甘露喂吮，
你可找我？”“不，你不是我要找的人。”

“我皮肤白净，发似金丝，
我可以奉献给你享用不尽的幸福，
我有价值连城的柔情蜜意，
你可要我？”“不，你对我毫无用处。”

“我是可望而不可及的幻梦，
虚无飘渺，好似雾中形、光中影，
捉不住、摸不着，也无法亲近，
同你无缘份。”“噢，请接受我的深情。”

12

姑娘，你在唉声叹气，
因为眼睛像海一样碧翠；
水神的眼睛正是这种颜色，
密涅瓦①的眼睛也与你无异；
先知②身边的天仙和美女，
也都有着绿色的眼睛，很像你。

绿是那浩瀚森林
春日里的华饰和盛装；
蓝天高挂的艳丽长虹
也将它列在彩带的中央。

翡翠因其绿而为人珍视，

① 罗马神话中的智慧女神。

② 伊斯兰教始祖穆哈默德。

绿是象征希望的颜色，
绿是大海奔腾的波涛，
是诗人桂冠的光泽。

你那稚嫩的双颊，
如同玫瑰结满霜花：
透过晶莹的珍珠表层，
可以看到鲜艳的彩华。

然而，姑娘，
你却唉声叹气，
生怕绿色的眼睛
有损你的娇丽。

切莫这样去想：
你那潮润、碧绿、活泼的瞳仁，
正象那早春初发的杏叶，
迎着微风的徐徐吹拂，
窸窣地抖动着展示自己的光洁。

你那红宝石般的双唇，
好像石榴因熟透而开裂，
吸引着人们前去摘取，

以把酷暑酿成的干渴消解。

然而，姑娘，

你却唉声叹气，

生怕绿色的眼睛，

有损你的娇丽。

切莫这样去想：

每当你嗔怒的时刻，

你那双目发出的灼灼光泽，

恰好似大海汹涌的波涛，

撞击着岩岸化作点点飞沫。

你那由两条金色发辫

衬托着的白皙前额，

仿佛是雪山的峰顶，

将落日的余辉折射。

然而，姑娘，

你却唉声叹气，

生怕绿色的眼睛，

有损你的娇丽。

切莫这样去想：

配上橙黄色的睫毛，
犹如点翠嵌金的别针一样，
将一条光洁的鲛尾，
镶接在两侧的太阳穴上。

姑娘，你在唉声叹气，
因为你的眼睛像海一样碧绿，
倘若变成黑色或者金黄，
也许，也许你会呼天抢地。

13

你有着一对蓝色的眼睛，
每当你露出欢乐的笑容，
那温柔的目光就使我想起
晨曦在海面上抖动。

你有着一对蓝色的眼睛，
每当你因为伤心而哭泣，
那晶莹的泪珠恰好似
香堇菜上的露滴。

你有着一对蓝色的眼睛，
每当你有了美好念头闪现，
那眼底的光亮犹如流星
掠过夜空发出光焰！

14

你在我的眼中化作了一个光点，
只有你的眼睛在我的眼前飘闪，
好比长久注视过太阳之后，
只能看到炫目火焰中的黑斑。

无论我把视线转到什么方向，
看到的总是你明亮的眼睛；
然而，不是你，只是你的目光：
一对眼睛，你的那对眼睛。

我看到它们在我卧室的角落里，
无拘无束地跳动并发出奇异的光亮；
即使是在睡梦中，我也觉得它们圆睁着，
死死地盯在我的身上。

我知道，在那漆黑的夜幕下，

鬼火会把行人引向死亡，
我觉得你的眼睛在为我导游，
但却不知道它们会把我带到何方。

薄雾的袅袅轻纱，
岸边的白色涟漪，
金竖琴的
悠扬乐声，
风的吻，光的波，
那就是你。

你是飘渺的幻影，多少次
我伸手将你捕捉，你都悄然逸去，
像火焰，像音响，
像晨雾，像碧水湖的
轻声叹息。

无边大海的哗哗浪涛，
茫茫太空的断线纸鸢，
呼啸狂风的

无休止哀号，
对美好永不知足的追求，
却是我的写照。

我，心焦火燎般地
日夜将你的眼睛寻找；
我不倦地追逐着一个影子，
追逐着幻想的炽热产物，
发疯似的奔跑。

16

如果你听到阳台上蓝色牵牛花
轻轻摇动，
就以为是风叹息着吹过并发出
飒飒的响声，
请记住，那是在倾吐心中的哀怨，
躲在绿叶丛中。

如果听到有什么模糊的声音
在你背后响起，
就以为有谁在指名道姓地
呼唤着你，
请记住，叫你的人正是我呀，
从你身边的阴影里。

如果在夜阑更深的时刻你的嘴唇
感到被热气烧灼，

并因为这突如其来的惊吓
而觉得手足无措，
请记住，尽管你看不到我的身影，
我却守在你的身侧。

17

今天大地和蓝天都对我微笑，

今天阳光一直把我的心底照耀，

今天我见到了她……她也以目光回报……

今天我在上帝面前拜倒！

18

曲终人从舞池归，
双颊绯红，呼吸促急，
斜倚着我的手臂，
伫立在厅角将息着疲惫的躯体。

轻柔的薄纱
将颤动的酥胸紧紧遮蔽，
绉折里插着一支鲜花，
正美滋滋有节奏地轻轻摇曳。

如同卧在螺钿摇篮里，
听任大海簸动、让微风轻拂，
也许已经款款入睡，
陶醉于她微启的嘴唇呼出的气息。

呵，我心中在想：

处于这样的境地，谁肯让时光轻易滑去？

呵，如果花也能入眠，

那梦该有多么甜蜜！

19

每当你忧郁地
垂下前额，
就像一支百合
惨遭摧折。

上帝把你铸造，
用的是黄金和白雪，
而且像对百合一样，
给了你天国的纯洁。

如果炽热无形的轻风
烧灼了你的朱唇，
你该知道，眼神能够表白肺腑，
流盼也可以亲吻。

21

“什么是诗？”你的蓝眸凝注着我的眼睛，

同时发出这样的疑问。

“什么是诗？你要我作出回答？

诗……你就是诗的化身。”

22

你别在胸前的那支玫瑰

怎么能依然吐芳？

直到今天为止我还从未见过

鲜花能在火山口上开放。

我愿以世界为价换取一个垂青，
我愿用蓝天来报答一笑之情，
如果是一个热吻……我不知道，
该怎么酬谢一个热吻的馈赠。

24

两个鲜红的火舌
在同一根劈柴上点燃，
互相吸引、急剧靠拢，
亲吻着化作一股烈焰。

两种不同的曲调
同时从诗琴上进出，
在半空里自然相遇，
和谐地拥抱到一处。

两个汹涌的波浪
并驾奔腾到了海岸，
在岩石上撞得粉碎，
同时戴起银色羽冠。

两团轻柔的水气

从同一个湖面升起，
在明朗的蓝天会合，
变成了白云一缕。

同时说出的两个闪念，
一齐轰响的两个亲吻，
相互混淆的两个回声……
那就是你我的两颗心。

25

在那夜深人静的时刻，
当梦神张开绢翼将你裹起，
你那舒展的两弯睫毛，
只有檀弓可以相比，
若是能够听到
你不宁静的心波起伏，
若是能够搂起
你酣睡着的头颅，

我愿，亲爱的，
我愿将所有的一切献出：
阳光，空气，
还有脑袋里的财富！

当你的双目凝注着
某个看不见的物体，
当你的嘴角泛起

一丝模糊的笑意，
若是能够从你的前额上
看到你思绪活动的踪迹，
就像是宽大无朋的镜子
映照出的海空云气，

我愿，亲爱的，
我愿把一切追求弃毁，
名望，金钱，
荣耀，智慧！

当你缄起金玉之口，
当你的呼吸变得窘急，
当你的脸上显出红潮，
当你将乌亮的眼睛微闭，
若是能够透过睫毛
看到润泽的火花迸起，
夹带着从欲望的火山中
喷发的火星无比绚丽，

我愿，亲爱的，
我愿把一切尘缘斩断：
信仰，精神，
大地，蓝天！

26

我将不得不违心地承认，

但是，亲爱的姑娘，

我像你一样认为，好的颂歌

只能写在钞票的背面上。

听到这一议论，必然会有某个笨蛋

划着十字发出惊叹：

“好一个十九世纪的女人，

实际而庸俗不堪……”真是愚蠢的论断！

不过是少数几个诗人

冬日里怀抱竖琴发出的叫喊！

恰好似狂犬吠月一般！

你清楚，我明白，在这个世界上，

凭才智写诗的人屈指可数，

而有了金钱，什么人都能把诗胡诌乱编。

27

你醒着，我在你的面前打战，
你睡着，我不敢偷看你一眼，
所以，我心爱的姑娘啊，
我守在你的左右，让你安眠。

醒着，你常常会露出笑颜，于是，
你的双唇如火红的闪电，
欢腾地划破雪样洁净的长空，
像游蛇一般蜿蜒。

睡着，你的嘴角总是漾出
一丝恬适的笑意，
那笑意恰好似落日的余辉，
柔美而又甜蜜……
“愿你睡去！”

醒着，你免不了要左顾右盼，于是，
你潮润的眼睛通明，
真好比明媚的阳光洒在蓝色的波峰，
迸发出千万点火星。

睡着，你透过眼睑倾泻出
宁静的光辉，
就好像是从透明的灯罩滤出，
轻柔而且和美，
“愿你熟睡！”

醒着，你有着述说不尽的话语，
声声句句清脆无比，
就像那连绵不断的珠雨，
泻落在金盘里。

睡着，你呼吸发出的响声
和谐而又轻微，
仿佛是一首优美的诗篇，
只有我能心领神会。
“愿你长睡！”

我把手放到自己的胸口，
以阻止心脏的搏动，
让夜的宁静不受侵扰，
能够绵延以至无穷。

你阳台上的百叶窗，
我已关好不留隙缝，
莫让那刺目的曙光
惊走你的美梦，
“愿你别醒！”

在漆黑的长夜，
有一个模糊的声音
打破了凄楚的宁静，
如果我在心底
听到它的甜美回萦，
告诉我：那是风的呜咽，
还是你的叹息
在向我述说衷情？

清晨的太阳升起
把我的窗户映红，
我想起了你的姿身，
如果我以为自己感到
别人的嘴轻轻压上我的嘴唇，
告诉我：那是幻觉的欺蒙，
还是你的心假借叹息

给了我一个亲吻？

如果不论是红日高悬
还是在那更深夜阑，
我爱着你的心总是觉得
随处都能感到和看到
你就在我的身边，
告诉我：那是睁眼做梦，
还是你通过叹息
把自己的气息送入我的心田？

29

她的膝头放着
一本摊开的书，
她的黑色卷发
轻触着我的面颊，
我知道，谁也没有
看到书上的文字，
但是，我们两人
谁都没有讲话。
过去了多少时光？
我也说不准。
只记得，唯有
微弱的呼吸声音，
急促地冲破
我们焦燥的嘴唇，
只记得，我们曾经
同时转过脸来，

于是，四目相遇，

并且响起一声轻吻。

.....

那书名叫《地狱篇》，

出自但丁的手笔。

当我们重又把目光转到书上，

我嗫嚅着问起：

“你是否已经明白：整首诗

可以浓缩为一句？”

她红着脸答道：

“我毫不怀疑。”

30

她的眼角闪出一点泪花，
我的嘴边酝酿了赔情的话；
自尊使她抹掉了眼泪，
赔情的话也终于被我咽下。

我们各自东西未再重聚，
可是，每次想到我们相互的恋情，
我总要问：“那天我为什么没有开口？”
她一定会说：“我怎么没有哭个尽兴？”

31

我们的相爱是一出悲剧，

荒唐情节为精髓：

有嬉闹、有认真，二者难分，

时而是喜，时而是悲。

演出到了最后结束的时候，

尤其叫人心碎：

她尽管也曾啜泣，但毕竟有过欢笑，

而我却只能吞下泪水。

32

她姿容娇丽，像狂风一样飞旋而来，

我匆忙趋避，把路让开；

我虽然没再回头去看上她一眼，但却

仿佛听到一个声音：“她值得一爱！”

是谁将黄昏和黎明移接到了一起？

我无法回答，但却知道：

在夏日的一个极其短暂的夜晚，

朝、夕璧合，并且……转瞬烟消。

33

本来三言两语就能把误会消除，

然而，到了如今的地步，

你和我永远也不会有可能

把责任最后分辨清楚。

遗憾的是世界上就没有那么一本

关于爱情的百科全书，

能够解释明白骄矜什么时候只是骄矜，

什么时候又变成尊严的护符！

34

她默默走过，整个身躯
化作无声的音乐，
那咯噔噔响的脚步，就像是
颂歌的节拍一样轻捷。

她将美丽的眼睛微微眯起，
那像白昼一般明亮的眼睛，
她的目光所及的一切地方，
天和地都会大放光明。

她笑，笑声像小河流水，
令人心神激荡，
她哭，每一颗泪珠都会变成
一部柔美的乐章。

她是阳光、是幽香、是色彩、是线条，

是这一切的总汇，
她时时刻刻都在激发着人们的热望，
是那永远不会枯竭的诗泉之水。

她有些骄矜？当她闭紧双唇，
就会变成不可破解的哑谜，
而在我看来，她埋在心底的话语，
比别的女人的一切表白都更有意义。

你的健忘并不使我奇怪，
而那一天的柔情却让我惊异，
因为，因为我所具有的价值，
就连……就连你也不能怀疑。

36

如果能用一个本子

记下我们的全部齟齬，

如果能像从纸上擦掉一样

把污迹从我们心底扫除，

我仍会炽烈地爱你，尽管你的爱

为我带来了许多痛苦，

因为只要你肯忘却一点儿嫌隙，

我就会让所有的伤口平复。

37

我会先于你而死去，
并把钢刀留在心头，
因为是你亲手用它
开了致命的伤口。

我会先于你而死去，
而我的灵魂不会服输，
它将坐在死神的家门口，
等待着同你会晤。

光阴流逝不可阻拦，
积时成日、汇日为年，
而你终将把那扇大门扣响……
谁能躲得过那一关？

你的罪孽和你的躯体

将同时被黄土埋没，
死海的清波将把你涤荡，
如同是另一条约旦河。

在那里，生活的喧嚣
将颤抖着最后销匿，
就好像呼啸的浪涛
在海滩敛声沉寂。

在那里，墓门关闭的时刻
将揭开永恒世纪的帷幕，
而咱们两人一直深藏的心曲，
将可以尽情地倾吐！

叹息是清风，将飞上太空；
泪珠是水滴，将汇入汪洋；
告诉我，姑娘，被遗忘的爱情，
你可知道，将飘向何方？

何须你来提醒？我一切全都清楚，
她善变、骄横、轻浮而且还任性，
即使山上的岩石能够喷出清泉，
她也不会向你吐露内心的真情。

我知道，她的心灵是蛇蝎的巢穴，
那里没有给爱情留下一丝的地位，
她只是一尊冰雕的塑像……然而……
却是那么美！

40

她把手放在我的手中，
眼睛承接着我的目光，
并且依恋地将头
轻倚着我的肩膀。
天知道有多少次，
我们漫步在她家门前，
像这样作对成双，
借成林高榆的荫庇，
把神秘的气氛尽享！
而昨天……仿佛，
仿佛转瞬成经年，
一位热心的朋友，
突然在眼前出现。
他温文尔雅、镇定自若，
款款地启齿开言：
“好像在什么地方，

我曾见过您的面。”

啊，你们这些出入沙龙、

衣冠楚楚的长舌妇们，

你们这些专门搜寻

桃色纠纷的蠢人：

错过了多么好的时机，

漏掉了上好的新闻，

不能用金骨羽扇

遮挡起满脸的兴奋，

聚在一起交头接耳，

悄声地传播和议论！

.....

谨慎而纯洁的明月，

枝繁叶茂的榆林，

她家庭院的高墙，

还有那门廊的框楣，

请你们把嘴巴闭紧，

莫让这秘密传开！

请你们把嘴巴闭紧，

因为我不记得同她有过幽会，

而她……她，她的神情

将是坚不可透的壁垒！

41

你是那呼啸的狂风，
我是傲然矗立的高塔，
不是你服输，就是我倒塌……

那怎么行！

你是浩淼的大洋，
我是受你冲刷的岩壁，
不是你化作飞沫，就是我倒地……

那怎么行！

你娇美，我孤傲，
一个争胜好强，一个不会退让，
狭路相逢，恰好似针锋对麦芒……

那怎么行！

当人们把事情向我说明，
犹如钢刀将我的心穿刺，
我的身体倚到墙上，
立即就失去了神智。

我仿佛堕入无底深渊，
心中溢满愤怒和同情……
于是我明白了人们为什么会哭泣，
于是我明白了人们为什么会自刭！

悲痛的云雾终于消散……
我吃力地说了几句简短的话语……
是谁揭穿了谜底？……一位忠实朋友……
他做了好事！……我向他表示了谢意。

我把灯放到一旁，
坐到了未整理过的床沿上，
沉默、忧郁，目不转睛地
注视着对面的空墙。

我呆坐了多长时间？无从记忆。
但当我从可怕的痛苦中醒来，
灯已经快要熄灭，黎明的太阳
正在爬上我的凉台。

在那段如同恶梦一般的时间里，
我不知道想过什么或为什么烦恼，
只记得，曾经忍不住号哭和诅咒，
并且一夜之间就已苍老。

如同打开的书页，
我在你的眼底看到了一切，
何必强作欢笑？
你的眼神已把真情流泄。
哭吧！承认你曾对我倾心，
不要有任何羞怯。
哭吧，没人注意我们，
你瞧，我这男子汉……也拭泪不迭！

拱顶已经快要颓坍，
 岁月已把石料染红，
 钢钎凿出的哥特式决裂，
 居高临下傲雪迎风。

花岗岩雕就的盔缨，
 两侧垂挂着的青藤，
 烘托着武士的盾牌，
 上面有颗心托在手中。

面对空旷广场的拱门，
 我们两人驻足凝望，
 “那是我坚贞爱情的最好象征，”
 她在我的耳边絮讲。

啊，她说的可能是实话，

她将把心托在手掌之上……
或者放在别的什么地方……
只是不把它留在胸腔。

46

她借着夜幕把我刺伤，
却用热吻来掩饰歹毒心肠；
她伸出双手搂住我的脖子，
却蓄意从背后把刀扎入我的心房。

她欢欢喜喜地扬长而去，
美滋滋、笑吟吟，若无其事：
因为不曾看见伤口的淋漓鲜血，
因为死者仍然保持着站立的姿势。

我曾探身那深不可测的
地穴与天窟，
并且看清了里面的秘密，
用眼睛、凭揣度。

然而，啊，我也到过心隧的洞口，
并且俯身观看：
突然间头昏眼花，一无所见，
竟是那么深、那么暗！

就像从伤口里将利刃拔出，
我把她的爱情从心底剔除，
尽管我仿佛觉得
生命也随之萎枯。

我狠着心捣毁了
她立在我心灵祭坛上的偶像，
那为她点燃的崇奉之火
也在空荡的灵位前熄灭了自己的光亮。

可是，她的影子继续在我的脑海出现，
对我的坚定意志进行着严酷的考验……
什么时候我才能安稳地睡觉，
只梦见美梦已经做完！

我曾经偶然和她相遇，
并且擦肩而过，
但她却笑着离去，引我发问：
“她笑的是什么？”

随后，我的嘴角微微挑起，
为把痛苦隐蔽，
于是我想：“也许，也许她的笑
也是这个用意！”

50

野蛮人用自己的笨手把木桩雕成神像，
然后就跪拜在它的面前祈求吉祥，
你和我从前所做过的一切，
跟这完全一样。

原本是头脑中臆造出来的可笑幻影，
我们却错当成实有之事万端千真，
既然已经把偶像塑造成功，
就把爱情当成了祭品。

51

我的生命已经非常有限，
但却甘愿把最好的年华奉献；
要是能知道你在别人面前
怎样议论我的长和短。

尘世的浮华……以及可能有的天国恩泽，
我都可以舍弃，毫不吝惜，
要是能知道你独处的时候
对我怀着什么情意。

52

汹涌澎湃的巨浪，你们咆哮着
在空旷而遥远的海滩销匿，
请用泡沫的被单将我裹起，
带我离去！

凛冽狂暴的飓风，你们呼啸着
将森林中的枯枝败叶清洗，
请让我乘上飞旋的涡流，
带我离去！

浓重密布的雨云，你们随着闪电
在火光中倾泻着连绵水滴，
请把我卷进密不可透的黑雾，
带我离去！

带我离去，可怜可怜我吧，

让眩晕消除我的理智和记忆，
可怜可怜我吧！……我怕
独自浸在痛苦里！

53

黑色的燕子将会
重新回到你的阳台筑巢，
并且再一次扇动翅膀
把玻璃戏敲；
然而，那些昔日的相识，
曾住翅欣赏你的姿容、我的幸福，
并且能够呼出你和我的名字，
它们……不会再来光顾！

你花园中茂密的忍冬
还会顺着院墙攀缘，
并且在黄昏的时分
花开得更鲜艳；
然而，那些晶莹的露珠，
我们曾看着它们
像白昼的眼泪一样抖动、滴落，

它们……不会再来光顾！

热烈的爱情话语
还会萦绕于你的耳际，
你的心也许还会

从酣梦中惊起；

然而，像我爱你一样，
默默无声、一心一意，
犹如跪拜上帝……相信吧：
不会再有人这样爱你！

当我们回忆起昔日那
短暂的时光，
一颗晶莹欲滴的泪珠
在你黑色的睫毛上闪亮。
那泪珠终于滚滚而落，
如晨露般光洁：
因为正像今天是为了昨天，
我们明天也会为今天悲切。

55

在酒宴的喧嚣声中，
犹如来自远方的乐音，
在我的耳边响起了
一声叹息如泣如咽。

那叹息听起来十分熟悉，
是我曾经呼吸过的气息，
是在阴森的修道院里偷放的
一支鲜花散发出来的香气。

我一日的情侣关切地问道：
“你在想什么？”“没什么，别介意……”
“没什么，你干吗要哭泣？”
“因为我以悲为喜，对酒而戚。”

56

今日似昨日，明日如今夕，
一切如旧！
灰蒙蒙的天空，一成不变的地平线，
走啊……走！

心脏就像一架愚蠢的机器，
和谐地不停运转，
头脑中笨拙的才智，
在角落里安眠。

灵魂深处希望得到天堂，
却没有信心去寻找，
无谓的劳顿，犹如波涛翻滚，
却没有明确的目标，

嘴里反复地哼唱同一支歌曲，

枯燥乏味欠高雅；
像水珠单调地滴呀滴，
无休无止无变化。

时光就是这样流逝，
日复日，年复年，
今天和昨日没有什么不同，岁岁月月，
既无欢喜又无怨。
啊，有时我叹息着追怀
早已平复的创痛，……
磨难虽然苦涩，然而，也许
受罪才是生活的正宗！

我的骨肉之躯和疯狂的头脑
 已经对奔波感到厌倦，
 而我并不觉得这有什么新鲜，
 因为，尽管我还不算衰老，
 可是我在人间度过的岁月
 都是在把自己摧残，
 我可以对天起誓，
 曾把百年的时光浓缩为一天。

因此，即使我现在死去，
 也不能说自己涉世太浅，
 好比一件外表崭新的衣服，
 里面却因陈旧而破烂不堪。
 事情的确是这样，不管我怎么想，
 艰苦挣扎已经做出明显的证验，
 有的痛苦留下自己的可怕痕迹，

不是在脸上，而是在心间。

58

你不愿意让苦涩的沉淀
破坏这美酒的醇香？
那你就赶快送到嘴边啜饮，
然后弃置于一旁。

你希望我们的这段情缘
能留下美好的回忆？
那咱们今天就尽情地相爱，
明天，明天各分东西！

我知道你的叹息
 为什么而发，
 我清楚你的慵懶
 出自什么原因。
 你不信？……姑娘，
 总有一天你会明白：
 你还没有来得及觉察，
 我已心中有数。

我知道你梦见了什么，
 知道你在梦中的见闻，
 你的额头像摊开的书，
 把你心底的秘密揭示。
 你不信？……姑娘，
 总有一天你会明白：
 你还没有来得及觉察，

我已心中有数。

我知道你为什么

同时又笑又哭，

我能够洞察

你少女心底的隐秘。

你不信？……姑娘，

总有一天你会明白：

你只会感觉，却不能分辨；

我不会感觉，却心明如镜。

60

我的生命是块处女地，
一切鲜花都不能成活：
有人在我必经的路上
撒播着灾殃的种子，
让我把不幸收获。

61

当我苦于热病和失眠，
长时间地在床上辗转反侧，
谁会走到我的床边，
俯身小坐？

当我颤抖地伸出双手，
已经到了生命的最后时刻，
谁会出于善良的意愿，
把我的手轻握？

当我的瞳仁被死神
冻凝而终于失去了光泽，
谁会将我睁着的眼皮
捋平闭合？

当教堂为我把丧钟敲响

(如果我的葬礼上会有丧钟奏鸣),

谁会在听到钟响之后,

为我祈祷几声?

当我僵硬的躯体

已经深深地掩埋于黄土之中,

谁会来到我的荒坟之前,

泪涕纵横?

待到时过境迁,

火红的太阳再次光耀长空,

谁,谁还会记得起

我在人世的行踪?

62

晨曦先是羞怯地显现，
接着化作一抹霞光划破海面，
然后喷着火星延伸扩展，
终于变成光灿的烈焰。

欢乐好比辉煌无比的太阳，
痛苦就是漆黑一团的长夜：
啊，黎明的曙光什么时候才能
冲决黑暗把我的心灵拜谒？

63

对逝去的时光的追怀，
从记忆的一个暗角涌出，
像被激怒的蜂群一般
将我追逐。

我徒劳地企图把它们赶开，
然而它们却将我死死的围困，
并轮番地用锋利的尾刺
刺伤我的心。

64

像守财奴看护自己的财宝，
我维护着自己的痛苦；
既然她曾海誓山盟，我就应证明，
总有什么会长鲜不粘。

然而，今天当我把她的爱情呼唤，
却只听到时间老人的回应：
“啊，可怜的孩子，即便是你的痛苦，
也不可能持之永恒！”

65

夜幕已降临，而我却找不到栖身之地，
燥渴……逼我吞下了自己的泪水，
饥饿……让我闭起了肿胀的眼睛，
静待死神的拜会。

我浪迹在杳无人烟的浩瀚荒漠！
尽管尘俗的喧嚣萦绕于我的耳际，
我却孤独无依地承受着贫穷的煎熬……
人世与荒漠无异！

66

我来自何处？……请你去寻找
那最为坎坷崎岖的小路：
赤脚在锋利如刃的岩石上
留下的斑斑血污，
长满钩刺的荆棘枝头悬挂的
破碎心灵的遗物，
将会向你指明
我的出生之处。

我去向何方？……请你穿过
那最为阴森荒芜的山岗：
积雪长年不消、迷雾累月不散的
凄凉峡谷之旁，
将矗立起一块没有铭文的石碑，
孤独地迎风傲霜，
那就是我的墓地，

并且肯定会被人遗忘。

67

面对火一般的朝阳，
目睹汹涌波涛的熠熠闪光，
沐浴着暖融融的微风，
该是多么惬意的景象！

淅沥的阵雨过后，
秋天的黄昏格外清爽，
在带着潮气的花香中沉醉，
该是多么令人欢畅！

白雪悄悄地压满枝头，
屋子里面却是暖和和，
坐在炉边看红色火舌欢舞，
该是多么宜人的享受！

困了睡……像傻瓜一样鼾声如雷，

饿了吃……长上一身白净的肥肉，
不能说这样的生活不美好，然而，
遗憾的是光有这些还不够！

68

昨天夜里做了一个梦，
但却忘记了梦中的情景，
那梦一定是非常、非常的凄惨，
因为醒后还久久、久久不能平静。

当我从床上爬起，
发现枕头已被打湿，
于是我的心头泛起一阵凄楚的快慰，
有生以来、有生以来这还是头一次。

既然能够让我流泪，
那梦境一定令人伤心，
可是，我在悲痛之余却又感到高兴，
因为，因为知道了自己的泪水还未流尽。

我们在闪电亮起之初降生，
而死去的时候闪电尚未敛踪，
多么短暂的生命！

我们不断追逐的荣誉和爱情，
和梦中的幻影没有什么不同，
清醒也就是命终！

70

多少次我站在长满苔藓的
钟楼墙角边，
刚过半夜就听到那钟声
把晨祷召唤！

多少次银盘似的月亮
照出我惨淡的身影，
同那探到园外的柏树枝荫
相连、平行！

多少次当教堂在雕花尖顶的暗影下
悄然隐没，
我看到那明亮的灯光
在窗玻璃上闪烁！

尽管风在塔楼的黑暗角落里

呼呼发响，
我仍然能从祈祷声中分辨出
它颤抖的低唱。

如果胆小的人在冬夜里贸然穿过
空旷的广场，
看到我在那里游荡，
一定会快步避藏。

如果有个老妇清晨时分看见
我在河湾踟行，
说不定会把我当成是
暴卒教士的亡灵。

我曾经摸着黑走遍庭院和门廊的
每一个角落，
那里的荨麻也许还保留着
我留下的脚窝。

受惊的猫头鹰圆睁着火亮的眼睛
紧紧把我追踪，
最后竟将我当成是它志同道合的

至爱亲朋。

爬虫自由地在我的脚前爬行，

没有丝毫顾忌，

就连那些默默的花岗石圣徒像

仿佛也在向我致意！

71

我静卧在床没有一丝睡意，
于是便开始在那神秘的境界里徜徉，
眼前的景物隐去了原有的形体，
变成清醒和困倦的界墙。

思绪纷繁却不出任何声响，
只是不停地在我的脑际翻腾，
不过，节奏在一点一点地减缓，
逐渐趋于平静。

紧闭的眼睑如同厚实的帷幔，
阻断了从瞳仁射向心灵的阳光，
然而，却另有一束光芒从心底
把幻觉世界照亮。

犹如善男信女们结束自己的祷告，

一阵模糊难辨的嗡嗡之声
恰在此刻突然响起，并且
传入我的耳中。

我仿佛听到一个细弱忧伤的声音
从远处轻轻地呼唤着我的名字，
同时好像还嗅到了熄灭了的蜡烛、
阴湿和燃香的气息。

.....

夜幕降临，我沉入蒙眬之中，
像石雕木琢一般懵然睡去，
等我醒来，却情不自禁地喊道：
“我的一个至爱死于不虞！”

72

船夫甲

海浪有着模糊的节律，
香莼菜有着清幽的芬芳，
寒夜有着银色的雾，
白昼有着金色的光，
我的财富更为珍贵：
那就是爱的宝藏！

船夫乙

艳丽的朝霞，光灿的云团，
一直涌到脚边的澎湃波涛，
焦躁的心灵在梦幻中
赖以寄身的虚缈小岛，
天国的幸福不过是
醉后的甜美自陶。

船夫丙

财宝是炽热的炭火，
虚荣如可以消散的阴影，
名位、金钱全是骗人把戏，
我只把那真理信奉：

人生在世皆虚妄，
唯有自由当珍重！

.....

船夫们从我的身边离去，
唱着这永恒的歌；
木桨接连地划破水面，
阳光照耀着白色泡沫。

“你可要搭船？”他们发出邀请，
而我却回答说：
“我早就曾经在海上漫游，
衣服还在岸边晾着。”

73

有人抚抚了
她睁着的眼睛，
有人用白纱
遮起了她的面孔，
有人在啜泣，
有人默不作声，
大家相跟着
离开她凄惨的寝宫。

明灯一盏
在屋中点亮，
她的卧榻影子
被投射在墙上，
姣好的身躯
早已僵硬，
尽管还不时地

展示着清晰映像。

夜渐消，天微明，
朝霞把光焰喷吐，
万籁鸣，声逐声，
人间欢歌唱复苏，
生与死相悖，
光与暗抵触，
这明显的道理，
突然使我颖悟：
我的上帝啊，
死人该是多么孤独！

她的遗体出了家门，
被人们抬进了教堂，
冷漠的棺木
安放在祭室中央：
黑色的绢纱，
金色的烛光，
簇拥着她的遗骨，
肃穆而又堂皇。

丧钟发出了
最后的哀悼，
一位白发老妇
结束了自己的祷告，
在她离去之后，
门扉也低声呜号，
新枢对空堂，
独留下一片寂寥。

时钟滴答不停，
声音如泣又如诉，
劈剥作响的是
三两支大蜡烛，
阴森而凄清，
幽暗而可怖，
眼前的景象和气氛，
唤起了我的感触：
我的上帝啊，
死人该是多么孤独！

铁铸的钟舌
翻转着把钟体撞击，

向她表述着
最后离别的悲凄。
服丧挂孝的
朋友和亲戚，
默默地鱼贯而行，
举行了下葬的礼仪。

在坟地的一端，
尖镐开出了墓坑，
虽然阴暗而狭小，
却是她最后的寝宫。
她被轻轻地移入，
黄土遮没了玉影，
仪式到此结束，
人们深深鞠了一躬。

墓工扛起了尖镐，
并不感到什么痛楚，
低声哼着小曲，
渐渐消失在远处。

夜幕悄悄降临，
莹地里无比静穆，

我站在黑暗之中，
心中久久不能平复：
我的上帝啊，
死人该是多么孤独！

严冬阴冷，
长夜漫漫；
寒风凛冽，
屋椽也呻吟；
暴雨急骤，
门窗亦难禁；
独处空寂寞，
深念泉下人。

雨无情，
刷啦啦地直下，
风凄厉，
呼啦啦地紧刮；
四壁湿冷，
天地只有巴掌大；
惨然囚居，
骨头也要结冰碴！

.....

是尘复为尘？

灵魂天上住？

肉体原属人间物，

终将枯朽化粪土？

这些问题无答案，

心中疑虑无处诉：

人死弃荒郊，

独栖孤且苦，

何以留人世？

嫌恶加痛楚！

74

衣带宽解，
冰肌袒露，
金屋堂前廊边柱，
一对天使守护。

门禁森严，
比金汤固，
铁栅双层锁不住，
朦胧玉影飘忽。

如在梦中，
轻盈娇妩，
好似漫射的柔光一束，
撕裂浓重夜幕。

满怀希望，

一心追求，
仿佛深渊引诱我，
神秘向我招手。

天使怒目，
如对我说：
“要想跨过此门槛，
除非上帝亲出。”

75

当梦神用玫瑰的指尖
将我们的眼皮轻抚，
灵魂就会匆匆从寄寓之所飘逸，
可是确实无误？

晚风徐来只要轻轻吹拂，
迷雾就会悄然飞升，
去同天上的云团聚合，
果真有这种事情？

天上的世界宁谧寂静，
没有任何人迹骚扰，
尘俗的利害也荡然无存，
因而思绪就少？

可笑、可哭、可爱、可恼，

苦与乐能够同时表述，
就好像是彩虹高挂蓝天，
不受任何约束？

我不知道这样的世界
确实存在或只是我们的幻觉，
但是，我知道自己认识许多人，
却对他们一无了解！

76

在拜占廷式寺庙
那威严的厅堂，
借着透过彩色玻璃的阳光，
我看到了一座哥特式墓葬。

巧夺天工的钢凿
琢出的美女像，
双手捧着翻开了的书本，
憩息在突起的坟塚之上。

她慵倦的身躯
自如地斜倚平躺，
花岗岩的牙床却好似
铺陈着羽绒锦缎一样。

她最后的微笑

凝结在面庞，
犹如映在天空的落日余辉，
放射出人间没有的霞光。

两个可爱的天使
并坐在床头之上，
手指轻轻地压着嘴唇，
提醒人们切莫发出任何声响。

仿佛血肉之体
呈现出无比的安详，
在拱厅的庇护之下熟睡，
酣梦中得以把天国的幸福品尝。

我移步趋前
走到她的身旁，
我举脚轻缓生怕将她惊动，
好像是在挨近婴儿的睡床。

我注目凝望，
陷入了无限遐想：
那柔和而醉人的气氛，

那石榻上还空着的一席地方，

在我心灵深处，

激起对永恒的向往，

在那死后的冥冥天地里面，

瞬息就相当于尘世的千百年时光……

对凡俗的拼争，

我已倦怠异常，

因而不时地怀着艳羡心情

思念起那个幽秘的地方。

那个沉默冰冷的女人

时常让我迷惘：

“啊，对死的追求是多么悄然！

而坟墓中的梦又是多么酣畅！”

《杂记簿》中的另外三首诗

你说你有一颗心脏，
只因为你感到了它的跳动；
然而，那绝不是心脏，
只是一架机器，运行时铿然有声。

78

希望之神

面对着欲念，
用虚幻的影子
掩饰着现实；
而它的谎言，
像凤凰再生一样，
从灰烬中复现。

79

一个女人毁了我的心灵，
另一个女人毁了我的肉体，
不是她们前来招惹，
因而我对谁也没有怨气。

地球是圆的，而且不停转动，
如果明天酷暑使它出了差错，
难道要我承担责任？
难道我能付出比得到的更多？

1. 1954年10月1日

2. 1954年10月1日

3. 1954年10月1日

4. 1954年10月1日

5. 1954年10月1日

6. 1954年10月1日

7. 1954年10月1日

8. 1954年10月1日

其 他 抒 情 诗

致卡斯塔

你的呼吸像鲜花吐芳，
你的声音如天鹅清唱，
你的目光比白昼明灿，
你的肌肤同玫瑰竞光。

爱情早已在我心中死亡，
你却又给它注入生命和希望，
你是寒山顶上的鲜花，
在我生命的荒原里怒放。

永恒的爱

太阳可能被乌云永久遮蔽，
大海也会在顷刻间干涸；
地球的支轴说不定会断裂，
仿佛是用玻璃制作。

世事变迁确实无法预测，
死神可能会用殓布将我装裹，
而你那爱情的烈焰，
却将永远在我心中烧灼。

致所有的圣徒

(十一月一日①)

你们是至尊的长者，
千百年来一直把信仰的种子传播，
请在死神的克星面前
为我们祈求。

你们是博古通今的先知，
能够揭开未来的神秘帷幔，
请在用光明驱走黑暗的天神面前
为我们祈求。

你们是无邪的圣婴②，
如今已成天使队里的成员，

① 天主教的万圣节。

② 《圣经》中被犹太王希律残杀的幼儿。

请在将儿童召向自己身边的天神面前
为我们祈求。

你们是耶稣身边的使徒，
曾为教会在人间打下坚实根基，
请在作为真理化身的天神面前
为我们祈求。

你们是不怕牺牲的殉难者，
在竞技场上鲜血中赢得胜利，
请在赋予你们格斗力量的天神面前
为我们祈求。

你们是百合一般纯洁的少女，
即使盛夏也穿着白雪和黄金的衣装，
请在给了你们生命和美色的天神面前
为我们祈求。

你们是潜身修行的高士，
曾为静悄的寺院吁求和平，
就在能于暴风雨中化作宁谧长虹的天神面前
为我们祈求。

你们是知识渊博的学者，
你们的笔为我们留下了美德和智慧的财富，
请在作为无尽知识象征的天神面前
为我们祈求。

基督大军的全体士兵，
所有的男女圣徒，
请向同你们生活在一起并统率你们的天神
祈求宽宥我们的一切罪尤。

致 艾 利 莎

为供你灰色的眼睛浏览，

为让你清脆的歌喉吟唱，

为激发你心中的柔情，

我写出了自己的诗章。

为使它们能在你心中得到温暖，

为让你给它们以活力、生命和火光，

以弥补我在这几方面的不足，

我写出了自己的诗章。

为请你把我的欢乐分享，

为让你分担我的忧伤，

为使你能够感到生命的脉搏，

我写出了自己的诗章。

为把我的生命和爱情化作贡品

奉献到你的脚边，供你品尝，
我用心血、断梦、欢乐和眼泪
写出了自己的诗章。

露 一 珠

在洁白的百合花心
酣然沉睡的露珠，
就是那水晶的宫殿，
幸运的纯洁精灵的住处。

精灵使露珠变得神秘，
使它具有了诗意和馥郁，
啊，鲜花，你切莫
让阳光把露珠化作蒸气。

人 生 如 梦

人生如梦，
只不过短暂且紧张，
一觉醒来，
方悟到浮华如烟皆虚妄……

愿只愿啊，
长居梦乡！
直到死时梦未断，……
梦中与你结成双。

在那遥远的地方

在那遥远的地方，
枝繁叶茂的密林之中，
你可看到有什么在闪亮和哭泣？
那是一颗明亮的星。

那颗星越来越近，
原来是一盏油灯，
在孤庵的门口闪烁，
仿佛隔着薄纱一层。

我们匆匆趋前，
最后终于看清：
那不是油灯、也不是星，
而是一个手提的灯笼。

被认为是出自贝克凯尔之手
的抒情诗

1

被折断了鲜花，
随风飘摆的枯叶，
空中激荡的回声，
如泣如咽。

在往昔的迷雾里，
在思想的最深处，
我的追怀就是忧伤的太息，
就是破旧的华服。

2

黎明时分的彩霞
是你的笑颜，
白昼灿烂的光辉
是你的流盼，
然而，你的心
却是漫漫的冬夜，
漆黑而严寒。

3

我浪迹人间四处呼唤：

“你在哪里，荣耀？”

有一个神秘的声音回答：

“快到前面……去找……”

我顺着那声音指示的道路

不辞辛劳地奔跑，

终于将荣耀找到，然而它却

化作一缕青烟袅袅。

随后，那青烟又变成浓雾

开始升腾和飞飘，

一直冲上蔚蓝的天空，

高高地挂在云霄。

4

无论是夜幕下的鬼影，
还是那浓重的云障，
面对神圣的光芒，
都要回避和退让。
那神圣的光芒，
我黑眼睛的姑娘，
就是希望。

在希望的光焰下面，
我同白眼奋争的
坚强信念，
从未稍减。
在这场搏斗里，
虽然受尽磨难，
但得到的报偿更甜。

尽管你仍然躲躲闪闪，
心肠冷似冰霜，
尽管你对我并无好感，
我却爱你如狂。
我的爱犹如岸边岩石，
将怯懦的波涛
挡回茫茫的海洋。

5

我将灼热的额头，
紧紧贴到玻璃上面，
在那漆黑静悄的夜里，
我的目光未离过她的窗前。

更已深，阒然无声，
她的窗口却烛火明灿，
我的眼睛因而得以
将她圣洁的寝宫浏览。

白皙的面庞像石雕一般，
满头的金发已经抖散，
犹如华美的锦缎丝绸，
将白玉的肩、颈遮掩。
我的目光将她整个包容，
她的美色使我感到晕眩。

她对着镜子顾影自盼，
笑对倦容无限喜欢，
于是努起小嘴轻轻一吻，
回报镜子对她的无声夸赞。

然而，那灯光突然熄灭，
眼前的美景顿时消散，
于是我只好索然入睡，
怀着对她吻过的镜面的艳羨。

6

是 我

如果小溪的清流
照出了你光灿的容颜，
而你看到自己脸上泛起红晕，
是我，是我
躲在那水底，
满怀着痴情请求你回应；
是我，用火一般的目光
注视着你的眼睛，期望将你的心占据，
是我的灵光……
是我胸中的烈焰将你的面庞映红。

如果在山谷里
你轻捷的步伐突然变得迟缓，
落脚踟躇，腰肢也扭曲变弯，
是我，亲爱的，

用那无形的
热恋绳索将你套在自己的怀里；
是我，为你铺就鲜花的地毯，
使你的躯体充溢活力和生气，
是我驾着长风，
紧紧跟随着你，希望永不分离。

如果你躺在床上
偶然听到仿佛来自天国的音乐，
你那纯真的心灵因而感到欢欣，
是我，宝贝，
是我，冲着，
冲着宁静的天空唱出热烈的歌；
是我，渴望得到安宁、得到爱情，
顺着变幻莫测的陌生小路，
飞越空间距离，
一直钻到，钻到你的心底。

7

谁能成为月亮，
谁能成为清风，
谁能成为太阳！

.....

谁能成为
晨曦和晚霞，
谁能成为
你祈祷的瞬间，
谁能成为
你的祷告词，
被你送到上帝的耳边。

.....

谁能成为月亮，
谁能成为清风，
谁能成为太阳！

8

我像是迷航的海员，
去向一个女人乞求爱情，
而她的爱使我的精神疲惫，
使我的心结冰。

我的生活道路本来充满希望，
而如今却在中途搁浅，
犹如行人陷在荒漠里，
只有上帝为伴！

9

我是闪电、是和风，
是滚烫的泪、爽朗的笑，
是奇异的花、折断的枝；
我是弓弩手，
射出锋利的箭矢。

像芬芳之于鲜花，
我心底充溢着清幽的气息。
而那令人陶醉的异香，
会让闻之者心神沉迷。
我到处将自己的馥郁赐赠，
并将可怕的苦痛治愈。
我能把最最严酷的磨难
化解为美好、甘甜而温馨的蜂蜜。
啊，我用鲜花铸造的锁链
将人们的心紧紧拴束在一起。

我乘海浪航行，
我随微风飘移，
我能将人们的烦恼
驱除于心底。
我向众生分发
幸福或者灾殃，
而不流露感情的痕迹。

我拥有无边的威力，
施笑、播怨，随心所欲；
只要被我的利矢射中，
冰冷的心也会
散发出炽人的热气。

我把甜美的笑给予美丽的女人，
让她们双颊雪样白、花样丽，
让她们嘴唇潮润，让她们眼神
能将无限幸福的信息传递。
我使静息变得可爱、恬适而轻柔，
也可以切断人们做美梦的缘机。

一切都在我的威慑之下，

人人都对我屈从臣服；
我的名字叫爱神，是世界的君主，
爱我吧，笨笨的姑娘，
明天你就是女皇称寡道孤。

10

在那夜幕张开的时候，
一切全都笼罩在黑暗里，
你可听到有人在低声歌唱，
你可听到有人在伤心哭泣？

我挥动着死人的手指
拨弄着破损了的诗琴，
你少女的耳朵就没有听到
那悄然而又凄楚的声音？

你难道不曾发觉
我的一滴热泪将你的嘴唇沾湿？
你难道不曾发觉
我冰冷的手握住了你火样的纤指？

你在睡梦中就没有看到

半空中有个人影在飘动浮沉？
你的朱唇就没有感到
在你房间里神秘响起的亲吻？

亲爱的，我可以对你起誓，
我曾看到你畏缩在我的怀里，
我曾嗅到你素馨和晚香玉的气息，
我曾感到你我的嘴唇紧紧贴在一起。

[G e n e r a l I n f o r m a t i o n]

书名 = 贝克凯尔抒情诗集

作者 = 贝克凯尔

页数 = 1 6 7

S S 号 = 1 0 8 9 1 9 2 6

出版日期 = 1 9 8 9 年 1 2 月 第 1 版

正文